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六

總錄部

先見第二

女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而畢乃歸

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從期不及晉女叔寬曰周萇弘

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志萇

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也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

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引

彪僖衛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

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僖曰將見天子立天子易

位以令非義也大夫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士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紹遠疑此田在汜邠還荒荒之地大田年見燒也蜀郡廣子田原卒於寔寔今脩武縣近矣澤

陳寅宋大夫也定六年秋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送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循六十於簡子楊亦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循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然子死晉怨將得禍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

史黼衛大夫也公叔文子朝而請享灵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黼而告之史黼史黼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文子曰然

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黼曰無害乎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戊也驕其

亡乎戊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見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戊以其富也公

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灵公夫子南子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乱為明年來奔

鬪辛楚大夫也魯定公四年冬有十一月庚辰吳入郢五年冬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

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乱有乱則必歸焉能定

魯子貢衛人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三朝者子貢曰以禮觀之三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躰也將亡庭進庭進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從之嘉事高仰驕也卑俯也

法度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和子益歸傳仲尼卒魯

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子貢曰君其

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則昏民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

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礼也稱餘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

人非諸侯所當名也亡國之風

伍員字子胥吳大夫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使

大夫種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衰四年

傳曰澆用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緡方娘逃出

自竇后緡相妻歸子有仍后緡有生少康焉為仍收正收官斟

澆能戒之甚毒也澆使椒求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舜后諸侯也梁国有虞縣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而邑諸綸又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

二妻女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又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

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

自以高氏收二國使女艾諜澆臣諜侯也使季杼誘豷也季杼

少康子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可難乎言與越成是

為吳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親不棄勞推親愛

不勞為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

天而長寇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也食消也姬之衰也可

立侯也姬吳姬言可計日而恃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胃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二十二年越入吳起十一年吳將伐齊

越子卒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

曰是秦吳也秦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也諫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氏艾陵伐也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

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代齊勝之盈之極也為三十年越代吳起

公孫彌牟衛人衛侯會吳人潘衛侯之舍既歸效夷言子之

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

固矣出公輒后卒死於越

伯國晉大夫伯氏之族智襄子伐鄭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三卿

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段規魏桓子相也智伯國聞

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

異於是夫郟氏有車轅之難却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興其父母妻子同一十矯既變於厲

公而滅三郟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括孟姬趙文子母莊姬通於趙嬰二凡同括放之孟姬謔怨

言於景公景公殺樂有叔祁之難樂有叔祁樂有叔祁之難樂有叔祁樂有叔祁之難

之魯城十八年范中行有函治之難范中行函治范臯夷之邑也臯夷无

子遂滅栾氏范中行有函治之難范中行函治范臯夷之邑也臯夷无

中行寅與危范氏相睦故臯夷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

謀逐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

人三失怨豈不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物事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君

子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无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

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乃首難而殺智伯

于師言段規首為策遂滅伯氏

智果智氏之族也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

曰霄也狼對曰霄之狼在面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面狼不害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

伎藝必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忘

夫以其五賢凌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

必滅弗听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太史屠黍晉大夫也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周威王見而問

焉曰天下國孰先亡對曰晉也臣嘗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

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公曰是何能為文示以人事多不義

百姓皆鬱怨公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公曰是

何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滅

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

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君臣上下

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夜為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謔

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

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黍嘿而不對威公固問

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之長者得義時田色而禮之三人得

又麟趙駢以為諫臣去苛政之三十九以告屠黍屠黍曰其尚

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格言信士格

也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之人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為二千極置地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晉之白圭固

十冒之肆

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之圭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國者皆將亡所季有五尽矣曰何謂五尽曰莫之必則信尽矣莫之譽則名尽矣莫之愛則親尽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尽矣不能用人不能自用則功尽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亡中山齊皆當此孟子齊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淳于髡齊人說鄒忌子必趨出過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义矣

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

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為誤以微辭鄒忌必不能及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礼踞鄒忌之礼卑淳于髡等称辞鄒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辞誠芻去礼忌之礼踞淳于髡之礼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

立封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曆日曠久則系弊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居菴年封以下邳虢曰成侯

徐子外黃人魏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徐子

刘叔别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

黃時謂太子曰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

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主

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

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

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

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徐廣曰齊虜魏在元城

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敗

吳起衛人仕魏治河西之外王錯讚之魏武侯

吳起衛人也為魏將善用兵故

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武之子也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也

上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

天下若釋躡釋棄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拭泣而應之曰子

不識君知我能而使君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竭力為之今可以致君於王也

君聽諛人之議諛人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义也魏國

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义也魏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

果入秦秦日益大果猶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屈宜旧楚大夫也韓昭侯二十五年早作高門屈宜旧曰昭侯

不出北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

昭侯常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早昭侯不以此時

卹民之急而顧益著此謂時絀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

果不出此門

秦趙良孝公時商君作相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

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

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

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所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

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裘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

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
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
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
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
七年而東征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
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餘聞之欵閔請見常晤曰五
欵叩也
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徒車乘不
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謔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祚声此五殺大
以音声自勸之也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王非所以為名
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以為功也黥則太子
之師傅殘傷民以駮刑是積惡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傷非以為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体人而無禮人而無
礼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
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
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數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
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闌所及也戟者徐廣曰一作秦屈盧旁車
而趨此一物不惧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

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遵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損客賓而不立朝秦國所以收軍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處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閔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而嘆曰嗟呼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繫鄭徐廣曰京秦北鄭縣也伐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樗里子卒塋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世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於東未央宮在於西武庫正直其基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宋義楚將也項梁數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高陵君名顯琅琊有高陵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

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急禍秦則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繫楚大破之定陶梁死

范增楚亞夫鴻門曾勸項羽繫沛公項羽不忍沛公脫去使張良留謝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

萬今為沛公虜矣

漢賈誼文帝時上疏曰今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王武代王叅二國爾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三二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徙代王而都睢陽於是文帝從誼議徙淮陽武王為梁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此謂假賊兵為虎翼也後文帝末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縱舉兵

四齊王膠東膠西鄉西笛州濟南也

京師

卿讀曰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

者兩國亦反誅誼至太中大夫

穆生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鉗以鉄束其頸也

稱疾卧申公白生彊

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與德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

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先生之所以礼吾三子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

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以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病

去申公白生獨晋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聯繫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

役囚徒以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霍光為大將軍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渡遼

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與戰聞方略山川

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矣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此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九十餘人

徐生茂陵人宣帝時霍氏奢侈徐生上書曰霍氏必忘矣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

右上也
害傷也

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忘何待迺上疏言霍氏秦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死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為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

於上行

行者胡
郎切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

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

鄉讀日向
次下亦同

今論功而請賓

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亡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帝乃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

劉向為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年王氏果代漢

蕭成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結婚姻中常侍王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

成女為婦成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司馬冊文馬言允
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
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智畧問成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
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知是
哀帝末賢果誅死

逢萌北海都昌人為縣亭長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
友人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矣即解冠挂東都城門而將歸家
屬浮海於客遼東萌素明陰陽知王莽將敗有須首戴瓦盎器
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

後漢樊宏光武初起破王莽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光武兄伯升
又拔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

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室劔視之襦衣御史申徒

建隨軼王瑛

瑛決也今
早決斷

更始更不能發及罷會宏謂伯升曰昔

鴻門之會范增舉瑛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
而不應後果遇害

馬拔為伏波將軍卒初兄子瑁王磐字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
仁之子也莽敗磐推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
名江淮間衡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
善拔為姊子曹訓曰王氏廢性也子石將屏居自守而反游京
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穎校
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子磐子肅出入北宮及王
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

海內日當安且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及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一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又援初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此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杜安青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侯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杜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眾推捕所交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

李卻為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卻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卻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焉

皇甫規安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西征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羗所沒

周舉為梁商從事中郎將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

歌坐中聞者皆為淹涕大僕張种時亦在焉會还以事告舉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申屠蟠游太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

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光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

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我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劉寬為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還鄉侯六百戶

錄音 陳寔灵帝特實武辟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

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吊焉及後大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華歆平原高唐人與同郡陶丘洪皆知名自以明見過歆特王芬與高傑謀廢灵帝芬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

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後芬果敗洪乃服歆後仕魏至司徒

盧植為尚書灵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

果陵霄朝廷

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乱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变常為兵衝

宜亟去之無父晉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後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番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

田豐為袁紹謀主紹之南征也豐止之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曄淮南成德人廬江太守劉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辞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柰道路不便願因人因伐之上繚實甚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曄獨不勲問

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垂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徇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曄後至大鴻臚

魏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平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孫策轉聞千里尽有江東聞太祖與孫策相持於官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豪傑英雄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

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亡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
殺嘉為軍祭酒卒精言勇智其相補入天女也裴潛為代郡太守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大治之功
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
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讟之所由
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
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司平
程昱事太祖為中郎將時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
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
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
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

管寧避地遼東時公孫康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
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
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二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
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稱王明帝使相國宣王往征滅之
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

周瑜初見袁術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
欲假途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後至偏將軍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薨常侍武帝宴退而告子遵等曰國家應
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妄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汝等
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孫綏誅死兄嵩哭之

曰我祖其聖乎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裴頠
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辟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
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貪慾而無厭棄
典禮而附戮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常恐
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問而闕沃焦哉

劉寔為大常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
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意坐
夏輅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山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考廉州辟部河南從
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牴邪知大傳卧何

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
事馬蹄問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羊祐初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
易與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
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杜預為魏鍾會鎮西長史鄧艾平蜀以過檻車以徵及鍾會作
亂艾復還將入成都衛瓘遣田續討艾初艾之下江南也以續
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南之辱矣杜預

言於眾曰伯玉

衛瓘字

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摠師既無德音

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
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

劓欽為引訓少府欽楊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直亮不回駿輔
政大夫人望欽屢以正言犯駿駿之弟珽濟為之寒心欽曰楊
文長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
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秦始皇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
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鑒國家赦書
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
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禮既滅大乱作
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

馬隆秦始皇中稍迁司馬督都初凉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隆
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滅

索靖拜酒泉太守有先識遠量惠帝即位知天下將乱指洛陽
宮門銅駝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何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
物翰礼簡傲陽城王尼見書綏疏謂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
尔豈其免乎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
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所殺

江統為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羗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師齊
萬年統深惟四夷乱華宜杜其萌乃作從戎論上之惠帝不能
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華時人服其深識
王敦為中書監時東海王越自榮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
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

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
郭僕以母憂去職未幾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
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
祖嗣祖焉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孔坦為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
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
其先見

劉惔為丹陽尹每竒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荊州還
惔言於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簡文
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昕及溫伐蜀時
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剋或問其故云云以蒲搏驗之其

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言

前涼張寔平趙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釗曰夫除惡人
猶衆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
儒黨果叛寔討平之

後趙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貶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
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身視有竒志恐將為天下之
患馳遣收之會已去

前燕慕容皝慕容容與慕容根與皇甫真慕容恪等俱受顧托與
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
而根誅發伏謀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

南燕慕容盛字道運室之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畧符堅誅慕容

氏盛僭奔於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
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
人先以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為段末延所殺

中所封也

後蜀李雄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李驥諫不從竟立班驥退而
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雄死班立為稚子越所殺

宋蔡興宗為吏部郎時前廢帝即位興宗親奉璽綬廢帝容色
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家容終之以
豐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南齊垣崇祖下邳人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伯父豫州刺史
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

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臨死與崇祖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

遜今果敗矣

吳前一日夫曰夫之古曰蕭林許盡

王思遠為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兄晏曰兄荷
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
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
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徵曰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
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
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
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弟不覓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
於謀人晏默不答思遠退後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
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

不當至此乃遷侍中

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外兄王晏

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

美聞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悞

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及之竟獲免

江淹為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

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梁昌義之為此徐州刺史武帝崇佛道至於祭祖稱不設牲牢

義之聞之曰雖僭同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

祭上祖須血食古禮百王不易

時武帝祖父墓前一旦失石鹿義之告有識者曰蕭祚將盡采

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王及裔胄子弟為景軍所掠漂流入

他國者蓋數十萬義之亦歸于陳

何敬容為侍中侯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慕

顯及景身與眾共沒朝廷以為憂敬容等見東宮太子謂曰淮

北始更有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得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

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亂臣終當亂國

陳虞寄家閩中陳宝應據有閩中寄宝應所番及宝應起兵作

逆有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

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宝應得之甚悅惠標齋以示寄寄一

覽便止正色無言惠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

終標後竟坐是終寄至昭戎將軍加太中大夫

後魏高允為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著作

今史閱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
宋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
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宋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
乎穆多侯為司衛監孝文末乙渾專權時司徒陸嚴在代郡温
湯病渾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
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渾所害多侯亦見
殺謚曰烈大七六

北齊楊休之右北平人為州主簿後魏孝昌中杜洛周破城休
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寇亂河
北流民多湊青部休知之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
勢異競相親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

多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刑果作亂伯彥等咸為仕民所殺
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後周薛整為大將軍晉公獲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知
亂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
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姚僧垣仕梁為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
朝政混淆無復紀綱僧垣每深憂之謂親故曰吾觀此形勢禍
敗不乂今時上策莫若杜門聞者皆掩口竊笑及大軍克荊州
僧垣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扯涕泣而去因入為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

隋常鼎初仕陳為太府卿後主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

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尔當
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

源師字踐言初仕周為外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
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
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
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先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嘆曰國家
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唐刘幽永初為朝邑尉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而不
及武三思幽永謂桓敬等曰莽操雖去產祿猶存噬臍無及桓
敬不能從後果為三思誣構死于嶺外

田庭价為相州刺史建中初族弟悅代承嗣為魏博節度志苗
兇逆慮庭玠不從召為節度副悅奸謀頗露庭玠謂悅曰尔籍
伯父道業可稟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政鄆同為叛臣邪
自兵乱以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尔若狂
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
其第而謝之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謁建中三年鬱憤而卒

皇甫鏞為河南少尹時兄鏗為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
太盛每兄弟讌語即極言之鏗頗不悅乃求分司除右庶子及
鏗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知罪徵為国子祭酒

梁趙犖唐末為忠武軍節度使雖尽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
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為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
親又請為太祖立生祠於陳朝夕謁拜數年間悉力委輸凡所

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

後唐許寂字閑閑又棲四明山不干時譽唐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筆篋事訖方命坐賜湯茶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淫声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

晉安元信唐清泰三年迂惟義都指揮使授詔屯於代州代守張郎遇之甚厚元信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北虜有約赴难元信入說郎曰張敬達雖圍陽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虜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永全之上策也既不納張礪

為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虜俱南私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地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僚死之日橐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七

博物志

博物

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才或總括地志或博流人聞遠者隔閱九州曠絕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為竒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穎萬殊洞識群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耶何以偏閱名數周察毫芒別白否藏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管仲字夷吾為齊桓公相桓公北征胡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闔然止矐然視

闔生立兒矐驚視兒

援弓將財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

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懼焉冠右祛衣走馬所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父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父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之知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也介葛盧介國之君也葛聞門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言人或通鳥獸之情

展禽柳下季也為魯士師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展禽曰越哉藏孫之為政

也越遷也言遷閱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

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所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樂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

矣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

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

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

居所避問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通也謂司馬

司徒司空

公孫僑字子產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

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高辛帝嘗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濶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

后帝不藏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星辰大火也商人

是固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季世曰

唐叔盧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盧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邑姜武王石齊太

太叔成王之弟叔盧夢帝謂已命而子曰盧帝取唐公之名將與之唐禹諸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太叔為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

為水官臺駘能業其官臺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洮汾二水名障天澤障障

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州帝顓頊沈以尊黃實

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

崇之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曰崇祭也營積用弊以祀日若臺駘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星辰之辰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

食哀樂之事也日月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

君子有四時朝以听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

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塞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

血氣集滯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一之

而体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一之

同四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

美先尽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尽尽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姓一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

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君內寔有四姬焉同姓姬期有四人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也為始四姬有省猶可無

則必生疾矣乎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聃未之間也此皆然

矣晉侯聞子產之言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後六年子產復聘于

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容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失並

走郡望晉所望也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廖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

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之羽

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寔為夏效三代祀

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言周哀周晉為盟主得坐天子祀群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

方鼎方鼎莒所貢

蔡墨晉太史頃公時龍見於絳郊絳晉魏國都獻子問於蔡墨曰吾

聞之蟲莫之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寔不知

非龍寔之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玄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

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在

大秦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於是吳客曰善哉聖

人在陳湑公時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槎矢貫之弩矢長尺有咫

隼執鳥今之鷄也槎矢名若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槎矢貫之墜而死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

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九夷東方有九種也

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各以其國有所使無忘職業於

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

大姬大姬武王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展重分也

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誠求

之故府果得之故府舊府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

麋以聞常時臨視之問左右曰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

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朔乃言詔曰

可以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

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

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餘

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朔錢才甚多

終軍為孝廉郎武常時得豹文鼯鼠軍知之賜絹百匹

張敞為京兆尹宣帝時美陽得鼎馱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

為宜薦用宗廟如元鼎故事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豨豨今武功故城是分劉發迹於邠邠今邠州是

也太王建國於邠梁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峻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文武興於鄴鎬鄴長

安城西豐水傍鎬在昆明池傍也由此言之則郊梁鄴鎬之間周舊居之固宜

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養也

馱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知而不知其故是何謂對曰昔有馱

叔安馱古國也叔安其居也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寔甚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

曰董擾順也氏曰秦龍秦龍官名有功則以官氏封諸駿川駿夷氏其後也水

上夷皆重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

君也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棄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

獲秦龍氏有陰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有所也學擾龍於秦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夏豕韋

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舜遷魯縣豕早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公二十四年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醢夏后享之既而使求

之求致竟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竟故懼遷魯縣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

仲尼魯人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后羊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

得狗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傳物則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

怪愛魍魎木石謂山也或云愛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水之怪

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種土水怪墳羊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王

夫差代越墮會稽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王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群神之主故

胃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氏違命后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

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

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胃諸侯也足以綱紀天下也稷為公侯

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罔

民之君守封禺之山封二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晉大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

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長為長權今謂之大人因之初及書孔子之時其名異

官此狗邑尸主事之神也賜尔旂鷩黼黻珹戈蛟龍為旂鷩胃有焉之車飾也

黼黻冕服也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

珹戈刻鏤也

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宮廟也昔宝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所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嘆未報意也

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鼎焉為出哉博聞耆老意舊臧與言鼎豈臧今此城欲考

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八寸

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少又有疑識疑識別記也不宜薦見於宗廟

制曰京兆尹議是

後漢賈逵多智思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

采明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逵博義多識帝乃

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

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

郎與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逵坐侍中

魏王粲為侍中漢末喪亂絕無玉佩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

玉佩受法於粲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時劉邠為平原太守邠謂輅曰此郡官舍

連有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厥理何由輅言此

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

含陽不能激風陰陽之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凶姦以類

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染污丘嶽疆魂

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

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惧妖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

理每有變怪輒聞彭角声音或見弓劔形象夫以山土之精伯
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灵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斯為不同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徒車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
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竒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
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
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
賓客滿堂坐華發噐便曰此龍肉也象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
濯之必異既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紫賜下得
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

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

舒苗反
託卧反

焉郡監平原崩出一石鼓槌之無声帝以問華曰可取蜀中

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声聞數里初吳之未滅

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强也惟

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

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凶因登樓仰觀煥

曰僕察之久也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宝

劔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

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宝劔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

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蜜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

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

光氣非常中有双劍並刻題言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
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
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
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乱張公當
受其禍此劍繫徐君墓樹耳是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為人服
也華得劍寔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服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
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
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
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
者俱而反湏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乃曰先君化
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華之博物多類此不可詳處
東晉為尚書郎令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枝上兩行科斗
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_上曰此漢明帝顯節
陵中策文也接驗果然

後趙績咸石勒時為建德校尉王和叅軍和掘得負石銘曰律
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咸曰
王奔時之物也其時兵乱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礼官為準程
定式

前秦符郎為青州刺史降于晉郎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
會稽王司馬道子為郎設盛饌極江右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
食執若此答曰皆好惟監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

殺鷄以食之既進郎曰此鷄棲常半露按之皆驗又食鷄肉知
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宋何承天博通古今為時所重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滅斗王莽三公亡
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合葬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
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
邯之墓承天位至御史中丞

南齊王僧處高祖初為撫軍將軍文惠太子鎮襄陽時有盜發
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玉屐玉屏風至簡書青絲編
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
以示僧處云是科書二考二記周官所闕文也

陵澄領國子祭酒景陵王子良得噐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
八升以問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視噐底有
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賈淵字希鏡宋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保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
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淵明帝時終北中郎將軍
梁劉顯為侍中書侍郎與裴子野顧協連職禁中顯博聞強識
過於裴顧時人獻古噐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視文讀之無有
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後魏高祐為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
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余域率

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
一以獻詔以示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者命也
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文帝于義陽王昶來奔節
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祖浩為散騎侍郎孝明孝昌中於廣平王弟掘得右玉印勅召
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王太康中
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北齊徐之才博識多智時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班斲之才
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
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官累至尚書左僕射
後周斛斯徵為太常少卿時梁春平蜀得樂器人皆莫之識徵

見之曰此罇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千室周禮注以芒筒將之
其声極振衆乃嘆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崔頤煬常時為起居舍人大業初從駕幸汾陽宮次河陽鎮
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
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頤答曰謹案漢文前未有冠幘即文
帝以來所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
以玉為形象神長數寸或出或隱則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
民定鼎嵩雒岳人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
悅賜縑二百匹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八

總錄部

勤學

書曰業廣惟勤傳曰人生在勤則不匱矧乃服膺素業講求善道時習而悅日知所亡稽古之能進以之干祿多聞之益居以之待問自非研精覃思探賾索隱勵參之志罄攷之方又曷以觀聖人之與垂沒世之名者哉故仲尼立訓殆忘寢食由茲以來學者間乃有閉閤刻意閱市周覽刺膚以忘其痛攻苦而安於貧求師以涉遠遭難而不懈在戎旅而無廢雖老耄而弥篤莫不練達古今諳悉元本磅礴經義蔚為儒宗出之蒞事而無煩入以之誨人而不倦上之則宣化而成俗內之則懷

室而獨善是故大禹之聖惜乎寸陰閉子之戒慮其將落者此之謂乎

孔子晚而學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常編三絕曰假我數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々矣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後為魯司寇

顏回孔子弟子為人擇手中庸得一善則拳々服膺而弗失哀

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之曰有顏回者好學不迂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任道怒不過分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孔文子為衛大夫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孔圍謚文

甯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苦也

其友曰莫如學二三十年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

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蘇秦東周人發書陳篋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讀書

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腫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

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後用此結從約佩六國相印

漢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

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

賈嘉賈誼之孫最好學至都守

董仲舒少治春秋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為膠西將去位歸

居終不問家產以脩學著書為事後為江都相

黃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
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刺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
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年廼出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
言遂受之繫再更冬後至丞相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

王尊字子愨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
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

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署為守屬令久之尊稱病去事師

郡文學官郡有文學官而治尚書論語略通大議後官至東郡

太守

路溫舒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舒牧羊取澤蒲截以為牒編用

寫書小簡曰牒稍寫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大義

舉孝廉為山邑丞後至臨淮太守

劉向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後至中

壘校尉

龔舍字君倩與龔勝相友少皆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高名

聘舍為常侍舍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終其後徵為諫議大夫

後漢魏應少好學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

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為騎都尉

魯恭年十五與母弟俱居大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

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大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

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後至司徒

魯丕姓沉深好學孜孜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忤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郡將無不師待之後為侍中左中郎將

承官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官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官過徐子盛好之因

棄其豕而留听經諸牧恠其不还求索得官款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入薪執苦數年

勤學不倦後至侍中祭酒

桓榮少好學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

平當為博士徒眾尤盛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

家園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

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于榮笑不應及為大常元卿

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後為五更封閤內侯

崔瑗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千獄發千縣獄掾善

為礼瑗聞考評時輒問以礼專其說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

為濟北相

竇章遭羗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講讀不輟後

為大鴻臚

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

曝麥於庭令鳳護鷄飡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

妻还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中山自

言無家子不應為吏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常傭作為資暮還輒斲薪以讀書公車徵不至
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沐日輒詣博士受業通詩禮善論難後至河內太守
王充受業大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至不自知亡衣冠顛墜阬岸其父暉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後至尚書樂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閑被繫恢猶皎然

不污於法遂篤志為名儒後至尚書僕射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侍父充業博雅踈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章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後至侍中

郭覬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意朝夕無倦公車再徵不行

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後至桂陽太守甄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卒於梁相

李固司徒郤之子少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又司馬彪續漢書載固以有俊

才志雅季為三公子弟常

後至大尉

杜喬累世吏三千石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

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後至大尉
陳寔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
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大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
隱陽城山中後至大立長

崔琦常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後至臨濟長
荀爽幼好學耽思經籍慶賀不行徵命不應後至司空

魏隗禧字子牙世單貧以好學漢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
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蔗採餘日則誦習之後至郎中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漢興平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時
軍假煨遇採招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
不改後為侍中大司農

吉茂世為著姓好書不耻惡衣惡食而耻一物之不知漢建安
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
舉茂才除臨汾守

袁遺字伯業曹公稱長大而雖勤學者惟吾與遠伯業耳後為
揚州刺史

趙昱少時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詠群業至歷年潛
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後為漢
陵太守

賈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
課績之月常一遍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孚溫厚謙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

食歌飲而披閱不倦後至大尉
鍾會有才能技藝而博精練名理以夜繼晝由是獲聲譽後至
鎮西將軍
常林少單貧性好學為諸生帶經耕鋤後至光祿大夫

王象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後領秘書監
蜀向即少時獵涉文學更乃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
手自校書後至左將軍位特進

譙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
典籍忻然獨笑以亡寢食後至光祿大夫入晉至散騎常侍

郗正本名纂少而父死母嫁單筑隼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典
弱冠能屬文後至秘書令入晉為巴西太守

吳步騭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体夜誦經
傳後至丞相

魯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雖至軍中手不釋卷後至偏將軍

闕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為人傭書以供紙
筆寫書既畢誦讀既遍追師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
名後為太子太傅

張紘居貧躬耕帶經而鋤孜孜以夜繼日至於弱冠無不
窮覽後為孫權長史

晉劉寔自幼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弟智貞素有
兄少貧寔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

晉中興書載寔
精學不倦雖居

官職至於皓
首手不釋卷後至太尉

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為鄰里所重後至散騎常侍

東督字廣微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

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後為尚書郎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

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乎天徵

議即又召補著作即並不應

石崇為陽城太守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

魯芝字世英父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就

思墳典後至光祿大夫

虞溥字允源父秘為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典疆場

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後至鄱陽內史

董景道字文博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

人交通景道接史無官

徐苗少家貧晝執鋤來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

鈞受業遂為儒宗徵辟並不就

褚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

孫盛歷秘書監給事中篤學不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荀崧歷右光祿大夫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范任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及長好學庾氏家

貧無以資給任乃廬於中園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

遍遂博學多通善談玄理後至北安將軍

范甯為豫章太守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賣紙墨夜輟寫書誦習
遂以儒學知名徵散騎常侍不就

范宣少尚隱適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
善三禮詔徵不就

徐邈姿性端雅勁行勵學博涉名聞後至驍騎將軍

于宝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

徐廣為秘書監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耕耨之暇研精文典
後至著作郎

紀瞻性靜默少交游讀書或手自抄寫後至驃騎將軍

王延少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後為

劉聰金紫光祿大夫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

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

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弥

固遂為通儒

歡史不載官

魏詠之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後至荊州刺史

車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

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後至吏部尚書

劉敏元字道光勵已修學不以險難改以好星歷陰陽術數潛

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

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學必歔歔時有暇即折蒲學書遂亡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為育償羊給其衣食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至破虜將軍

劉宣字士則元海之從祖朴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劉曷仕李暹迂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曷曰卿嗜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曷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何人斯敢不如此雖在兵難之中講誦不廢每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亭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張恠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羊恠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一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顧人書晝則析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

前秦符即初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宋劉懷肅家世貧窶而躬耕篤學後至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鄭鮮之祖襲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後至尚書左僕射

王徽字景玄瑯琊臨沂之後少好學無不通覽嘗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後追贈秘書監

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書不輟父母家人或謂之曰
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為求活乎韶之答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
後至祠部尚書

殷淳高簡寡欲早有清高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後至光祿大夫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嘆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後至郢州刺史

傅隆為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
於奉公常手自寫書

南齊王逵之為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逵之性率素衣裘不澣
几案塵黑羊老手不釋卷

王儉幼有神彩專心篤志手不釋卷後為尚書令

沈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居篤學不倦
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自抄寫灯下細
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人以為養身淨默之所致也

江秘字士清少貧晝日研牒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後為南
中郎行參軍

陸澄字彥淵少好學博覽無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後至散
騎常侍

顧歡幼聰慧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稻過半父
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听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老躬耕誦讀
夜則燃糠照書同郡顧覲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

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義諸義後徵大學博士不就

徐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材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詣蒙山立精舍講受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

虞蘇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上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梁主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餘卷

傅昭幼孤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船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覲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後至散騎常侍

張纘為祖書郎好學兄緬有書郎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負宋齊以來為申族起家之選侍次入補其居職例百數十日便前任纘固求之不從欲遍觀閣內圖籍常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君乃可優仕矣

陶弘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朝請遂在朱門閑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

沈約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後侍中冊陽尹特進

范雲嘗就親人袁昭學晝夜不怠昭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

勤於學卿相才也後至右僕射

江革字休暎謝朓雅相欽重朓常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毡與革充卧具而去後至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陳新其事之於史也
韋愛情性介不妄交游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游心墳典而埃塵漏席寂若無人年貳拾嘗游京師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誼諱老幼爭觀獨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後至寧蜀太守

王瞻字思範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領騎將軍

蕭琛常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老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後至侍中特進

張緬少勤學自課讀手不輟卷後至御史中丞

陸滂字公佐少勤學善屬文於家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後至國子博士中庶子

褚珍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

殷芸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後至通直散騎侍秘書監

孔子祛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閑則讀誦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後至步兵校尉

沈峻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大師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

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書通事舍人
司馬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獻彊力專精深為獻所器異後至史與內史

范縝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獻聚講說縝始往之卓越不群而勤學獻甚奇之親為之冠後至中書郎國子博士

何脩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齊大尉王儉雅推重後至尚書左丞

王錫幼而警悟於兄弟受業衆皆休散常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母儀典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為朝士悅之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為飾居室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

後至吏部郎中

劉零家貧與弟杳敲相勵篤學既長博涉多通累官建康令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後至兼中書通事舍人

臧嚴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後至鎮南諮議參軍鍾嶸與兄岍弟岵並好學有思理後至晉安王記室

袁峻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後至員外散騎侍郎劉峻八歲為魏人所略徙柔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於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徙柔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

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後至荊州戶曹參軍
庾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
不輟卷後至黟縣令
張率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父澄書萬卷餘率遂得盡讀其書
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司馬聚善三禮少傳家業疆力專精手不釋卷後至晉安王
陳袁敬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讀學老而不倦後至金紫光
祿大夫特進

鄭灼家貧抄義疏一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
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後
至中散大夫

陸瓊初以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吳縣之北鄉勤苦讀書晝夜
不息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大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
處亂而篤學無倦治經業後至祠部郎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江摠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千卷摠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後
至尚書令

章華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覽經史善屬文
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後除大市令
歐陽頤長沙臨湘人也父喪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
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起
家信武府中兵參軍

袁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至尚書右僕射
姚察樂於墳籍無所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
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好研覈古今
誤正文字精采流瞻後至吏部尚書
後魏崔祖亂少而好學下惟讀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張來年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申失愛好人物善誘無
倦士類以此高之後至給事黃門侍郎
崔玄伯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為
意妻子不免飢寒後至吏部尚書
古弼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
崔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於野而誦讀不廢後至御

史中丞

宋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
游明根雅之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
根以漿倩人書字踞邊畫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
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於白渠坎
為窟讀書稱歲雅成薦之大武擢為中書學生寡欲綜習經典
文成踐祚為都曹主書帝以敬慎每嗟美之

常景耽好學史愛翫文辭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貨買
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後至儀同二司
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
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

來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以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
經史自是精近遂大通瞻後至步兵校尉領尚書郎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為尚書
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年九十餘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
常執書吟咏尋覽
李瑾為車騎將軍大司農鄉殷州大中正瑾淳好學老而不倦
宋繇少有志尚追師就學閑至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
群言靡不覽綜後仕沮渠牧犍官至左丞世祖拜河西王右相
劉芳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史終夕
不寐後至大常卿
趙逸為中書侍郎性好墳素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游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官至尚書右僕射

李彪字道固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

高悅兄問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

食後至御史中尉

崔光家貧好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後至司徒侍中

崔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後至殿中尚書

李珣之歷侍中中書侍郎每休閒之際常閉門讀書不交人事

嘗謂人曰吾所以好學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

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

為力強

崔挺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手不釋卷後至北海王祥司馬

張普惠父暉為齊州中水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尅
屬不息乃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
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後至尚書左丞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
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童僕父母寢
嚙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
是聲譽甚盛後至車騎大將軍
溫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思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後至
中書郎
宋世景與弟道輿不惟誦讀博覽群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
之後至伏波將軍行榮太守

北齊李炫字空昇渤海南波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
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
尚書張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漁陽鮮于靈馥
受左氏春秋炫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
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等三十
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至睡時
假寐而已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
所未見書後至國子博士
辛術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
釋卷

張耀為秘書監奉職恪勤未嘗有過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慕

之賈梁道趙彥深嘗未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純
繆邪耀曰何為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
可以度幾故屬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
與儒者李宝昂同鄉里甚相親愛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
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典便杖策入都知大府少卿宋
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
第終于家

劉逖彭城人也魏末世宗以為門府行參軍遠離鄉家倦於羈
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咸集務於宴
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

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文藻頗工詩詠後至散騎常侍
奏門下事

馮偉節少從李宝遊學李重其聰敏常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
礼傳後还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產業不交賓客專精
覃思無所不通舉秀才不就

魏收年十五随父赴邊好習騎射因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
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随樹陰調誦積年床板
為之遂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後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樂遜字尊賢河東猗氏人弱冠為群主簿魏正光中聞碩
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礼易左氏春
秋大義尋而上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優讓之中猶志道不倦

樊深字文淵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
經晝夜不倦後為國子博士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
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
裴漢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疼疾弥年亦未嘗釋卷後
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薛端字正直河東汾陽人本名沙拖有志操與弟裕勵精篤學
不交人事後至基州刺史

宇文測字澄鏡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後至少保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日夜不倦語輒引故事鄉里呼為小兒學
士後至車騎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群書仕後梁蕭歸

至太常鄉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
讀書令蒼頭執燭燼夜有數升後至都官尚書

薛澄初自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
擁徐充婦魏其子懷雋見澄甚相親善屬余朱榮廢立遂還河
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
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仕西魏至安東將軍

隋諸葛穎為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
習周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

楊尚希駘亂而孤年十一辭母請業長安涿郡盧辨見而異之
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者皆共推伏後至蒲州刺史

劉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
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誦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
也後至太子右庶子

楊昇字文殊幼丁父憂及免喪之後絕慶吊閉戶讀書數年之
間博覽書記後至吳州總管西歸至大東

李文博性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
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後至司隸從事

馬光少好學從事數十年晝夜不息後徵為大學博士

王邵字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心既專性頗怵
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邵弗之覺唯
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

答辱其專固如此後至秘書少監

庾自直潁川人也少好學沉精寡欲至著作佐郎知起居舍人
房彥謙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
隸雅有辭辯風槩高人後至司隸刺史

劉炫字光伯河澗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
讀書十年不出津橋宗人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
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後為瀛州戶曹從
事徧直三省而不得官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思道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遇
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
激閉戶讀書師事河澗刑子才俊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

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著聞後至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劉臻為皇太子學士性悅忽耽悅經史終日譚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郎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毛詩易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常節其燈燭後至尚書左丞

唐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情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

餘歲其學業益廣

李密多籌策養客禮賢無所愛恠後更折節下惟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愛史記漢書勵精志倦愷門徒皆出其下

虞世南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俱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後至祕書監

徐曠字文遠家貧無以自給其兄林鬻書為事文遠每閱書於肆不避祁寒暑雨遂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姚思廉吳興武康人性恬靜寡欲終日閉門披閱經史未嘗言及家事非公事不出門無所造請學有家風博通前載後至散騎侍郎

張行成少師事河澗劉炫勤學不倦後至左僕射太子少傅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貞觀中累除著作郎兼引文
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厭倦每欲開五
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
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路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後至太子司儀郎
李襲譽好李書手不釋卷博涉經史後至同州刺史
裴行險初以門廕補引文生累年在館惟閉戶讀書館司將家
薦奉固辭不就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曰遭情季亂私門書籍
蕩盡異在館披閱有所成耳後至吏部侍郎
裴炎河東人也少補引文生每休暇諸生多出遊炎燭規書不

輟後至內史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
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經史後至文昌左相
馬懷素少師事李善貧無燈燭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
解屬文開元中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史職而篤
學手不釋卷

上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誨訓子弟如嚴君焉後至太子
中書許令在家脩道

韋涉中書令安石之子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
出八年于茲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墳素不舍晝夜文章當代俱
有盛名後至禮部尚書東郡留守

楊綰生而聰惠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官至中書侍郎平章
軍國事于休烈為工部尚書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致仕終
崔元翰善屬文年近七十好學不倦官歷駕部員外郎知制誥
楊成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
賢院為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方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李異字令叔趙郡人少勤學攻自課以明經調補華州叅軍
應拔萃科授鄆縣尉
蔣乂自少好學雖甚寒暑未嘗釋卷後至秘書監至文昌宮時
王起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自幼及耄手不釋卷未嘗廢不
張建章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
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建章曾齋元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
其船回及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
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後至幽州行軍

司馬

李蹊在省臺日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仕昭宗
時位至宰相

梁孫騰雅好聚書有六經史漢泊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
精至披勘詳審得暇即朝夕耽翫曾無少怠官至左散騎常侍
後漢劉岳初少孤以先人官卑群從之間最不調兩都喪亂流
寓青齊丐食業文勵心苦節官至太常卿
晉裴皞容止端秀性急剛直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翰雖亂離

手不釋卷後至右僕射致仕無射也而後學書以文餽贈諸
周馮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耻惡衣惡食負米奉親之外唯
以披誦吟詠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後至中書令
張昭自歷清顯手不釋卷每得生書以舊有足病必卧而札之
舉朝服其好學言其六籍者無不備言其十卷皆讀得
李觀亦嘗基日來書至多書不及數卷而人視曰李書勢如破竹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七百九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九

總錄部

聰悟

疆記

疆記

傳不云乎博聞強識謂之君子盖有目所暫閱耳所暫聞而成
誦于口終身不忘者信乎其疆記也自漢而下能者間出咸性
理聰悟機神驚邁或博通前節默識無謬或詳練故事遽教弗
遺以至閱爵里而悉舉其名氏經國邑而盡悉其風土皆碑靡
失覆棊不誤自非宅粹精於心術彰敏惠於天性疇能及是哉
漢東方朔年十六學詩書二十二萬言其九學孫吳兵陣戰陣
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誦四十四萬言仕為侍郎

張安世從武帝行幸河東嘗上書三策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也識記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帝奇其才擢為

尚書令不詳

任安字少卿為武功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嘗為人分麋鹿

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

略明日復會會者數百人安曰棊子甲何為不來乎諸皆怪其

見之疾也位至大司馬

後漢陸續幼孤仕郡為戶曹吏時遂荒民飢困太守尹與使續

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評以名氏必典問所食幾何

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性字無有差謬

延篤少從穎州堂溪典受左傳旬日能風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

欵寫左氏傳无紙堂溪典以廢成記方之篤以成記紙不可寫

傳乃借本諷之粮尽辞欲歸典曰卿寫傳何故辞歸篤曰以諷

之矣典聞之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閭一知二未知為喻若

使尼父更延於洙泗君當呈名七十與游夏爭先也後為京兆

尹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曰五行

並不為群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还太守

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名姓坐狀輕重無所遺脱時人奇之少曰

為上記事許訓為計極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昼頻暮宿

所見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計皆審疏姓名欲試奉还郡歸

尔奉奉云前食穎川綸自都亭長胡奴名以飲將來何不在

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表賀時出行閉門

造車匠於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虞延為群督郵光武東巡路由小黃高帝母昭靈后陵園在焉
詔呼延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對可勸其陵樹珠葉皆識其數
俎豆犧牲頗曉其禮

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後同郡謝夷
上書薦充才學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
臧旻自匈奴中郎將拜徵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
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俱答曰西城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
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風少俗燥濕山川
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
其才嘆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尹點通諸注史又精專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
子陳元方服虔注說成略誦說述不復按本後拜太中大夫
已上事節附在此卷末

補衡

公孫瓚

王璨

司馬防

魏禧

夏侯榮

蜀張松為劉璋益州從事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
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本公不納脩以撰兵
書示松松飲宴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異之何祇補成都令使
人校算祇聽其讀而心之不忘升合其精如此後為都督
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
錄獄衆人咸為祇惧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
晨往祇悉闇誦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胡潛字公典雖學不沾然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
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採許慈並為博士
吳朱桓往疆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後令青州牧

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
誦讀亦遍察孝廉除錢唐長
謝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史不書位官水
陸之形皆點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
知所對與既見越應檄辯畫越頃漆酬接即以為左長史
刁協字玄亮少好學經籍博聞疆記釋褐濮陽王文季太與初
為尚書令

王珣為桓溫主簿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人數萬人悉識其面
范宣字宣陳留人也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
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
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大尉郝鑿命為主簿

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張華為司空疆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常問漢宮室
制度及建章千門万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城圖左右
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謝安為太保初以晉自江遂亡輦之制度率意造焉及破符堅
於淮上獲京都白輦形制無爽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
宋沈濮為字道真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目過耳人莫
能欺仕仕至淮南太守

吳熹初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為
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畧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
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漢史頗

見右經演之門生諸童民入為生書薦熹為主書史進為主圖
令史
南齊蕭惠開拜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明識明人
嘗有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

梁陸隲所讀書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
暗寫還之略無漏脫後為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守
大常鄉中正如故

行孝恭請力勤學家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
遺高祖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為史初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
司文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

劉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時人號曰皮裹晉書歷官

著作郎

張緬明後謹及晉代諸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
失起家秘書郎

劉覽為尚書左丞惟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謝蘭阮孝緒之甥孝緒以其有至行謂之曾子稍受以經史過
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
至行擢為法王府曹行軍參軍

何憲盧江瀟人博涉該通經籍畢覽天閣室秘人間散逸無脫
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于書說一
事併叙述作之躡連日日累夜莫見所遺位本州別駕國子博
士

臧嚴為浙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
讀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
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對無遺失其博洽如此

劉顥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夫靈落莫能識名
顯云是古文尚書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約命駕造焉於
坐策顥經史十事顥對其九顥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儷聞之嘆
曰劉郎可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蔡伯階必無比

對陸機為平原內史先是弟雲同造壯武群公張奉華素重
其名如旧相識王粲從長安蔡邕兄而音之伯階邕字也

累遷中書侍郎

陳陳凝少孤貧性質直強記後封永循縣開國侯尋授通直散
騎常侍中領軍

陸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強記一覽無復失累遷永陽王
文學太子洗馬中書舍人

後魏韓頭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頭宗校尉
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即履呼法撫猶有一二錯謬頭宗了無
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舉秀才對策甲科除
著作佐郎

楊大眼為將帥雖不學常見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識記令作
露布皆口授之終平東將軍

胡婁披讀群籍皆閱於目皆誦於口朝廷以其機識拜武威將
軍

楊機為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姓名并記事理

世咸異之遷軍將軍

關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沮渠蒙遜甚重之拜秘書考課郎中其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
高謙之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
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常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廷尉公孫良奉
為協律博士

刑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方言族兄巒有文
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
事專以山水遊宴為樂不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
能徧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

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與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
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虔旦日奴行諸
人求詩不得助皆誦之諸人不可認詩者奴还得本不誤一字
諸人方之王粲後為衛將軍因于祭酒

李神風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典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譜記
仕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祖營年十二為中書學士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
講生徒悉集營夜讀書勞倦不覓天曉崔講既切遂誤持同房
生趙群李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
尚書三篇不遺一家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奉李盡驚焉

北齊王琳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

自梁歸韋除驃騎大將軍進封巴陵郡王
揚情幼聰敏從父黃門侍郎昱常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便誦
無所遺失情典選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
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
鄉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章面我何
識鄉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体漫漢果自不虛後為尚書
令拜驃騎大將軍

裴諏之字士正少好學釋卷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
十許日便近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達無遺景嘆曰應
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祖珽為神武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

一無遺失大為僚數所賞

刁柔字子溫少好學綜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氏侯內外
多所諳悉天保除國子博士

馮子琮姓聰敏沙臘書傳為孝昭領軍府法曹典璣密攝庫部
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闔對無遺失

唐邕初為文襄大將軍府參軍後為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
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事以上勞効由緒
無不諳練每有顧聞古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入邕
多不識文薄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常對邕白太后
云唐邕分明疆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所
受實是異人

後周韓果為都督從太祖征討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之處山川刑勢輒能記憶

長孫紹遠魏太師稚之子稚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

紹遠年甫十三稚嘗記王碩聞紹遠疆記心以為不心遂白稚

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比既歷

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為讀月令數紙終一遍誦之

若流自是碩乃嘆服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孝閔踐祚封上黨

柳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經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古對年

十三因暴書父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持試令慶於雅賦

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年慶立讀三遍便即誦之無所遺漏保

定中為司會

裴漢字仲霄操尚引雅聰敏好學常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

後魏孝初解褐負外散騎侍郎

韋思雅為宇文護賓曹參軍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

狄朝貢師雅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

格高下亦如是卒為揚州功曹

蔣義為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嘗幸凌煙閣見在壁額剝上有

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卒然無以對遽

召又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也暗風不失一字宰臣止

奏德宗嘆虞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劉廸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為給事中終朱泚之亂

陳諫疆記洽聞人罕及之王叔文之黨量移通州刺史卒
馬嘉運為太學博士性聰瞻異於眾人耳目所涉終身不忘尤
善論難梁敬翔為樞密使開平三年宴宰臣邕從官新受西路
行營行軍司馬崔公實時劉知俊西討邠延又傳檄銀夏甚為
邠岐寇黨侵擾帝深憂其未濟中宴顧問侍臣翔承旨而對剖
析山川險要郡邑虛實兵糧多少悉以條奏如數素耨左右莫
不驚其聰悟人罕能及帝嗟賞

晉鄭宗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為左院軍小校屢有軍功在宗
在河上為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都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
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
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於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請道

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

聰悟

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誠哉聰悟之性天聰
之能故世之所希矣若乃思理周物警慧過人耳目口手不相
參涉晝誦數聽無所差忒賦古詩而達其意聞騷辭而究其理
懸解默識洞察其精微屈指心討盡發其疑謬故為稠人之所
推服博史之所流傳至加過銜穎悟靡虞漏師致不密而失身
者亦士子之攸戒也

叔向晉大夫也初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魯叔孫穆子曰

豹穆子之彙名也

諸侯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

在彘有苦彙矣不知其他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彘不

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甄有苦棄必將涉矣其舟除隧不
共有法

范燮為晉大夫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燮知三鳥

解其
三事

顏回子淵孔子弟子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熟愈愈猶勝也對曰

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又子曰回也非

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益也顏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曾益於已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

絢兮何謂也倩笑兒眇動目兒絢文兒此上一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

素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眇美質亦須禮成也曰禮後乎孔子

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騶子忌以鼓琴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子忌曰善

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

昌失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

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

左右淳于髡曰方膠昔幹一作乾所以為洽也然而不能傳合

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

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雜毋小

子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

其吾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

趨出至門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曰吾其應我若嚮之應

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

輕駟忌淳于髡之徒礼裾駟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称辞駟忌知之如應嚮于髡等辞誦而去駟忌之礼踞淳于髡之礼卑故所以尚于将莫耶者貴其立断也所以尚駟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曰曠久則系髦能挈石馭馬亦能致建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後漢應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故世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位至司潁校尉揚脩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公主簿用事曹氏反曹公自平漢中欲因討刘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曹公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何惜公歸計决矣乃令外白精嚴曹公於此迴師脩幾决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曹公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决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二

曹公怪其速使廉之知狀

蜀費禕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煨禕識悟過人每日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

吳吕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位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顧譚每省薄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畫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

晉范喬字伯孫友人劉彥秋風有声譽嘗謂人曰范伯孫肱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阮瞻字千里性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堪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余永嘉中為太子舍人

宋謝晦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評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評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啟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遺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不諱啟景仁為中書侍郎學不為又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玄理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同將尹領選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听受口無酬應不相參涉

沈璞善屬文特有意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目過耳人莫能欺仕至淮南太守南齊王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仕至太子舍人梁王訓字懷覽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喬一見奇之迂侍中終

于位

周捨字昇逸父顓齊中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顯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誦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外有亦輒覺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辭祿而去蔡徵為中書令陳平隨例入闕隨文帝聞其敏瞻召見顧問言輒會旨

後魏李預字元顓少為中書學生聰敏強識涉獵經史胡叟少聰惠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如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

願未兆者我就道義非在今矣仕至武威將軍
程駿字麟駒少孤貧師事劉炳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
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當之也始拜著作郎

陳竒河北人少孤家貧齷齪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既剛亮與俗不群為儒不用于儒世因入閭閻文帝聞其聲召見
刑臧如安東將軍為特進博學有藻思曾共讀迴交集臧獨先通之
北齊魏牧為太子少傅安得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奴後帝幸李宅宴而犯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犯母歆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

刑劭字子才聰明強記廣尋經史五行俱下累迁尚書令加侍

中二歲封拜國相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博覽群經絕聯
隋薛胃字昭玄河牧汾陰人也胃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

常嘆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襲爵文成郡公為兗州刺史有政声

李德饒少敏聰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事文翰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點識強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圖口誦耳聽目數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初為戶曹從

張處雄少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
王嘗親按囚徒處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精同輩莫
不嘆焉

唐裴矩襁褓而孤博聞強記雅有智畧善應對尤達政事
呂才博州清平人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初太子左庶
子杜正倫太常少卿祖孝孫表薦之詔令直弘文館太宗嘗覽
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
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或稱才有敏思召使問焉才尋
繹一宿便作圖解允恭覽之依然記其旧法與才正同才由是
知名

歐陽詢雖貌甚寢陋而聽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
精三雅終司禮卿判納言事

楊綰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
究其精理

袁滋陳郡汝南人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
依焉每讀書懸解旨奧結甚重之遷湖南觀察使卒

郝士美字和夫父純士美少好學博涉善記覽父友顏貞卿蕭
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
交於二郝之門矣卒忠武軍節度使

後唐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傲之孫京兆廩之子頊幼
聰晤善屬文昭宗廟擢進士第太常卿太子保致仕卒

部善為文即宋應麟士第不常限太七於選上平

對惠廉則老七德京兆高平人好賦詩之聲京兆藥之七即

交傳二味以附矣卒漢有軍將更對下餘人皆書所同

歸士輩嘗與之長論越對與性吐而西時日吾曹異日當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九善與漢父交賊貞

不書每書選雜音與越甚重之聖臣南歸察其平太子左

乘密刺昭於南人許燕然學收及氏與州陳史元論百重

其許

謝論辭辯

辭三難

何神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

何神總錄部

敏捷

夫言辭辨給應答無滯其敏捷之謂矣仲尼曰言及之而不言

謂之隱又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其或備人君之切問預朋友之

燕君刮疑析滯渙若水釋解嘲答難森然鋒起或因枝而振葉

或踵事以增華魯應無窮言必有中良足嘉也至於畜夫之利

躁人之素貽如黃之機致亂官之責尔所不敢取也

後漢載宏年二十二為都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

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国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

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張重日南

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魏陳登沛相陳珪子也。呂布在下邳，珪遣登詣太祖，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抗曰：鄉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鄉父子並顯重，為鄉所賣耳。鄉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方解。

王郎字三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郎？曰：如郎昔者未可析而析，如明公可析而不析也。後為司空。

徐邈為尚書郎時禁酒而私飲至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其後文章達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職，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並立。

吳虞曷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郎。

張純字元基，少勵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薛綜為謁者，僕射屬使張奉於大常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又不能對，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自苟身，盡入其復。奉曰：不敢復例。君吾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

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一云費禕聘於吳陸見公卿待臣皆在座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唯言

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復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大帝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

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斤與筆恪續其下

曰之驢辛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佗日復見帝問恪曰卿父與叔

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帝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

是以為優帝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

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

唯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

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色何謂不養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後蜀使至群臣並會帝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还告丞相

為致好馬恪謝帝曰馬未至如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

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帝常

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

敢自娛修已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裔恪答曰登階攝履臣不如

裔迴籌轉策裔不如臣恪嘗馘帝馬先騶其耳范慎時在坐嘲

恪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

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曾有白頭鳥集殿前帝曰此

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

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鳥母恪曰

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

笑位至太傅

蜀張裔為益州郡太守郡耆率雍閩不賓縛裔與吳會先主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定言次可從孫權請裔上自至吳數年流徒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定遣裔上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尔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獨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問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有司若蒙傲倖得全首領五十以八已前父母之言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般陪之諫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晉阮籍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有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可衆乃悅服

孫皓封歸命侯武帝嘗與王濟棊時皓在側濟謂皓曰何以好刺人面皮皓曰見無礼於君者則刺之濟時伸脚局下皓機焉吳彥為建平太守吳歸彥始歸降晉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愛恐各下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曰吳主莫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

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茂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声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孫楚與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後為馮翊太守

陸機字士衡如洛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駱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萼葢未下益鼓時人稱為名對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矧起雲謂機曰殊拜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機位至平原守

陸雲性清正才理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雲與荀隱索未相識嘗會張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云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尔弓挾尔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麗野麋馘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大笑後為將軍

右司馬

王尼字孝孫初入洛詣東海王越曰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令尼屋舍資財悉公軍人所略尼今飢東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足諸貴人聞競往餉之辟車騎府舍人不就

祖納之大將軍王孰聞其賢遣其二婢而辟為從事中郎有戲

之曰奴價陪婢納曰百里奚何軫於五殺皮邪
諸葛恢嘗與司空王導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
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恢後至尚書令
習鑿齒為桓溫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
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弥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
齒時人以為佳對

戴逵字安丘處士達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達厲操山東而逵以
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
家况不改其樂

王珣為僕射王恭謂珣曰北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
陳平慎然但問歲終何如耳

孫綽高尚有志節所居齋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鄰人謂之曰
樹子非不楚楚可鄰但恐永無棟樑曰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
抱亦何所施行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為州所辟因謁見問所策探得不孝宗刺
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奉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其譏辯皆此類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謂吳人曰諸
君亡國之余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氏分離三國鼎立魏滅於前
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袁甫為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衍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
已西何以長旱壽陽也東何以常水甫曰壽陽也東皆是吳人

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憂成陰
積成雨七火成水故其域帝滂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年
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喜故致
早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
者嘆其敏捷無難言入是平王軍全事業官難配是入日
孟嘉為征西桓溫參軍人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雨何謂也
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嗟咨
袁宏為大司馬桓溫記室謝安常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
刺史宏相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安
欲以卒追譏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
贈行宏應声答曰輒答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嘆其率而能

要馬

榭玄字幼度與從兄郎俱與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
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
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堦耳安悅之後為左將軍會稽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
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歷尚書
右丞

顧愷之為大司馬桓溫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
詩云山權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溫公乃尔笑
狀其可見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虞嘯父為侍中侍宴因天醉出拜不能起孝武顧曰扶虞侍中

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善
王禎之字公幹歃之兄徽之子也為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大尉
朝臣畢集問禎之曰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禎之曰亡
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座皆悅

劉邁為殷仲甚中兵參軍桓玄嘗戲馬稍擬仲尼邁謂玄曰馬
稍有餘精理未足玄將殺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
詣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餉斬祛與邁為三
故知不死玄甚喜

張天錫自涼州歸命封西平郡公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
出天錫應聲曰桑葚餅耳鴟鵂革魯乳酪養性人無忌心

宋張敷為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郡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查何如

黎敷曰黎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顧覲之嘗與文帝坐論江右人物玄及顧榮袁淑謂覲曰之卿
南人怯懦豈辨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
位至吏部尚書

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孝武嘗勸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手不
知書眼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
即令顧師伯執筆慶之曰授之曰微臣值多幸得之逢時運昌
朽老筋力盡途步還南崗薛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帝甚悅衆
生稱其辭意之美

沈懷文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日色
甚美帝升壇甚美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

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前景麗朝斯寔聖明幽
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帝笑稱善後為廣陵太守

謝莊為左衛將軍孝

嘗賜莊宝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

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劔所在答曰昔以為魯爽別竊為

陛下社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為知言孝武常問顏延年曰謝

希逸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

莊以延年答語語之莊應声曰延年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

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克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声何者

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声礮稿為疊韻其捷速如此

巢尚之甚敏聰時百姓欲以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声曰宜

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眼其機速累迁黃門侍郎

宋越為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

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大笑

臣欽若等曰佛狸後魏道武小字也

殷叡字文子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荆

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答曰殷侯衰悴誠不如昔若此言為虛

故不足降此言為宝弥不可聞

南齊褚炫初仕宋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外郎從明帝射雉至

日中無所得帝甚精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舉遂空行可笑

坐者莫答炫燭曰今節侯雖適而雲露尚疑故斯暈之禽驕心

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精便為載懼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范

柏年初為州將釗亮使出都咨事見宋明帝言次及廣州貪

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涼州為有文川武卿廉泉

釀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庶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崔祖思為刺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既至祖思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美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炮膾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沈還祖思後為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為吏部即有客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識焉

王慈僧虔之子也謝鳳子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鷄之不鳳也時人以為名答慈位至豫帝內史

王敬則為太尉武帝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幾落奴度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尚書令史耳那得今日

虞長耀為負外郎王敬則初使魏於北館種楊枝後為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嘆而不答

周盤鼈為散騎帝侍武帝戲之曰卿看貂蟬何如兜務盤鼈曰此貂蟬從兜鑿中出耳

范文季為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武帝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

周顥為太子僕射衛將軍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食

米曰益緣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時何裔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顯卿精進
何如裔顯曰三塗六難所未見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也
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

使杲之為黃門吏部郎武帝酒後謂群臣我後當得何謚郡臣
莫有答王儉因目杲之後答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
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詩人雅嘆其辨答杲之嘗兼主
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家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
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
答杲之後為太子右衛平

謝淪性甚敏瞻嘗與劉俊飲推辭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甚慙無言勸俊父也淪
後為太子詹事

劉憎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
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声曰未審孔丘何闕而
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梁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丹陽尹主簿進見齊高祖值有獻白
鳥者帝問此何為何端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
白鳥至時謁廟始卑王曰卿言是也感應之鳥理一至此乎

蕭琛仕齊為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奸琛再御命至桑乾
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讎之琛於御筵
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

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也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
王營為尚書令性情慎高初深喜之時有猛獸入郭帝意不說
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乃劔板答曰昔擊石封石百獸
率舞陛下鷹籙御圖武象來帝大悅衆咸服焉
謝璣卿為西昌侯藻軍師長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
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声曰已見今徐勝於
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李膺為西昌侯藻主簿使至都高祖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
李膺對曰今勝昔問何故對曰昔日李膺事桓靈之主今日李
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
駕

王份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高祖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為有
為無份對曰陛下應百物為有体至理為物高祖稱善

曹景宗為衛將軍嘗於華光殿侍宴武帝連句令左僕射沈約
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
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
盡唯餘兢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安悲歸來茄鼓
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玄病帝嘆不已約等驚嗟竟曰

何敬容為侍中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
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災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
陛下先天而天弗違時以名對

夏侯亶為人美風儀寬厚不量涉獵文史辨給能專對宗人

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薛曰高祖御高祖謂曹曰夏侯溢於卿疏
近曹答曰是臣從弟高祖亦溢於曹已乃疏曰卿滄人好不醉
族從曹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曹位
至平北將軍中大同三年五月未嘗聞曹高祖語曹曰此曹
蕭子显為侍中高祖嘗從容謂子显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
史何觀子显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識才徐九丘聖製符
同復在茲日以為名對

陳頽冕字元明為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瘦信衆
使于府中王使冕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冕對
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

後魏楊昱為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
陳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布餞席酒酣之
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
謂昱曰尊伯性剛不狀理大不如尊使理也昱前對曰昱父道
隆則從其隆道濬則從其濬伯父剛則不吐柔以不茹一坐歎
其能言肅曰此非即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刑岫為中書侍郎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岫宅遣使謂岫
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往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岫對曰陛下
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界降寧容不務永年之
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岫之此言其意不小

余朱彥伯廢帝時為侍中彥伯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
門即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此中比為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

余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嗎五期同事陛下今日之勸也子恭
曰荆通有言犬吠非其主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
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餉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北齊盧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
應声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又刑邵曾戲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
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報恐俱見
之人蒼_口在鬢老以自安劬甚重其敏捷

楊愔為吏部尚書典選令史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琛士琛
自言愔曰盧即王閏所以從王又魏收者在洛京輕薄尤甚人
號曰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元顥等宴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湏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

遵彥理屈已

倒愔

遵彥愔字也

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

當塗恐翮_口

遂遊

當塗者翮_口

者蝶也

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王晞為丞相常山王并州刺史嘗詣晉詞賦詩曰日落應歸去

魯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

呂欽若等曰相王王為丞相也

召晞不時至明日

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

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鄉輩亦是留連之一物

豈直在魚鳥而已

元文遙為侍中子行恭少頗驕突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友遊

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火弟之力然白擲劇

飲甚得師風思道答曰即_口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

飲亦天性所得

崔悛為侍中其妹為博陵王妃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所神宜男
孝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宋遊道為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雍於河橋邊遊
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聞之曰何時節作此声因大廡遊道
應声曰何時節不作此声固大廡

孫奉為散騎常侍奉學淺而行薄刑邵當謂之曰更須讀書奉
曰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後周長孫澄初仕魏時為征東將軍文帝嘗與太祖及郡公宴
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声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忽云規救其惡既而出問太祖深
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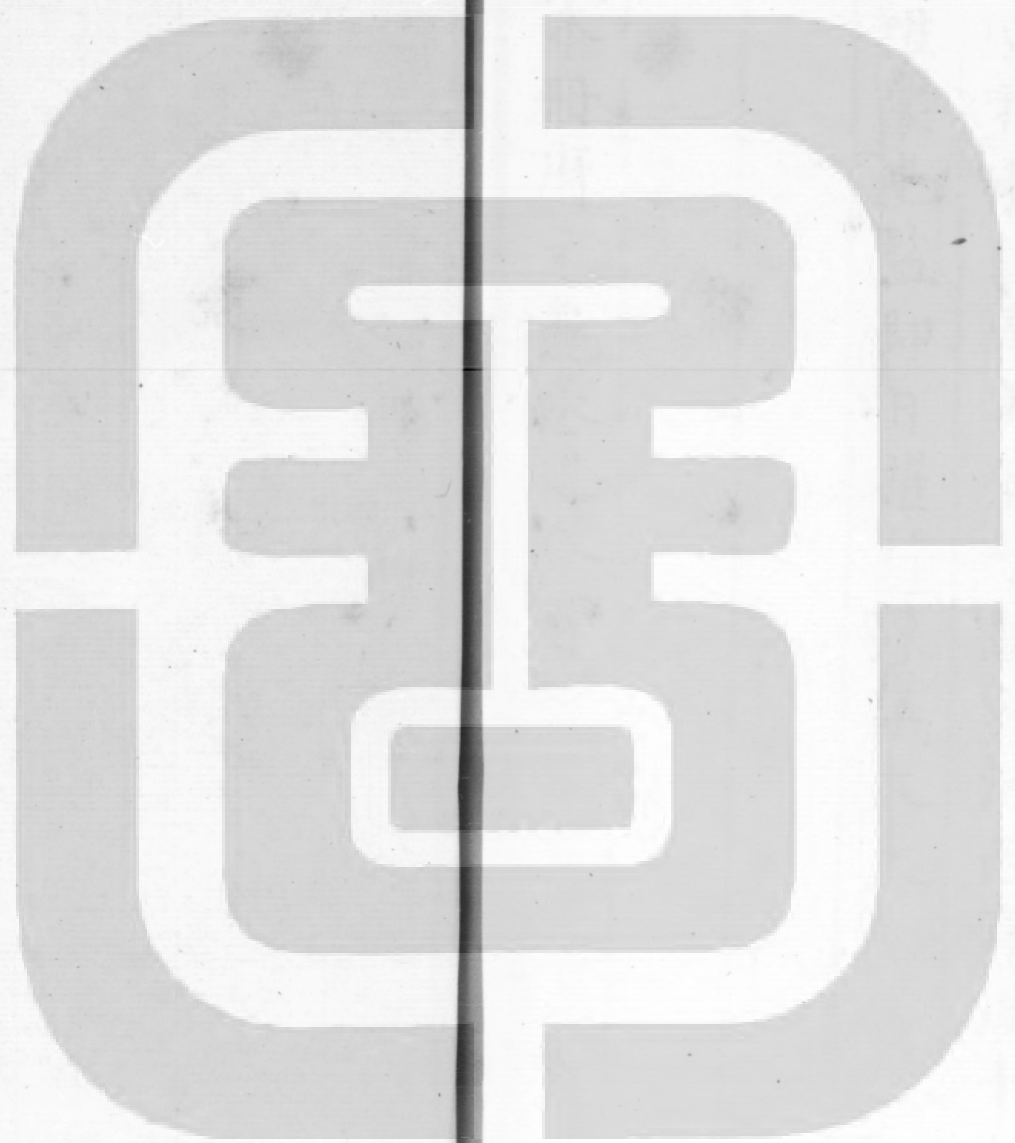
隋雲定興安為太子勇昭訓生長寧生儼誕乳之初以報高祖
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
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位至屯軍大將軍

麥鐵杖為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
声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與威報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惠

唐蘇世長隋天業中正右充署為太子太保與偽將豆盧褒俱
鎮襄陽既降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頽曰
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劔手豈有獲鹿之
後念同獵之徒問争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有安
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武王之士經涉乱離死亡略盡准
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欲人之是絕其類也寔望天忘使有

遣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后
見語及平主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邪正以雅對曰臣
寔恐直高祖曰卿若盍何為背世克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
下為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克尚在據漢南天意雖
有所歸人事足為勅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
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寔如聖
昔口正心邪未敦奉詔皆駭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
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



新刊

古

正

心

法

下

心

法

法

四

心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